只有教育公平能化解“起跑线”上的担忧

如果教育资源均衡化无法实现,即便对“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作出再严厉的批评,也无济于事。

>>头条评论

□特约评论员 赵勇

网上一则很热的新闻,标题叫“教育部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一种忽悠”。

标题很是吸引人,但细看之下,却觉得有些标题党的味道。这句话是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在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说的,原话是:在我看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忽悠,很多时候只是培训机构的一种宣传语,不值得进行大肆的宣传和推广。王副司长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教育部表示将明确禁止学校收取择校费,推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王定华副司长略带情绪的一句话能不能完全代表教育部的态度,这是要打个问号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口号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这一口号衍生的小升初择校问题愈演愈烈,却是现实。王副司长说这个口号是一种忽悠,如果单从理论上来说,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把这一口号与目前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实联系起来,却又会发现太多“不得不被忽悠”的无奈——家长们何尝愿意花钱择校,又何尝愿意让补课与培训班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呢?但身处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中,尽力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事实上,现在择校何止是小升初,幼儿园升小学,甚至是上幼儿园,家长们都会拼命往好的学校挤。很明显,这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光说他们“被忽悠”,恐怕有点不厚道。

应试教育是根从上通到底的指挥棒,在“分数仍然决定一切”的现实中,家长、孩子、学校,都不得不跟着这根指挥棒亦步亦趋。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来说,“成绩决定论”也就必然会带来“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资源集中效应——名校不仅关系着学生和学校的利益,往往也维系着教育部门的政绩。那些能够实现各方利益的名校,当然也就更容易获得源源不断的优质资源:学校要政策有政策,要资金有资金,老师的待遇也是水涨船高。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学校,则往往容易被忽视,与名校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拉越大。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均衡教育资源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从打破“唯分数论”入手,从考核体系上加以引导,使得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分配能够趋于均衡。我想,如果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资源能够基本实现均衡分布,那么,所谓的择校难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果教育资源均衡化无法实现,即便对“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作出再严厉的批评,也无济于事。

要分数还是要真正的教育?要培养多元的人才还是要制造乒乓球一样的考试机器?这涉及教育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如果理念不转变到位,再多的举措,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此次教育部重提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真的很想知道,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是继续打补丁呢,还是从考核机制等这些根源性的病灶上动手术?

我们总在设想这样一幅图景:有一天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能够实现资源均衡,分数不再是衡量教育成绩的最主要指标,孩子们不用为升学疲于奔命,家长们不用为择校绞尽脑汁。只是,这一天的到来,会不会像“教育财政投入占GDP 4%”这个目标一样,一再爽约呢?

>>世风眉批

书皮

每次开学,儿子都要买一叠塑料书皮回来,把新教材精心打扮一番,而那些旧书皮也就自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一学期换一次书皮,每个学生也没多少,可是各个学校加起来量就大了。学校应该倡导使用更加环保的书皮,让学生从小践行环保理念,最终形成习惯,这比枯燥的宣传和教育更有意义。

环保书皮可以用废旧纸张自己包装,或者厂家生产,应该并不复杂,也很耐用。想起自己小学时都是用旧包装牛皮纸、旧挂历或者旧报纸自己包装,既是一种乐趣,也锻炼了动手能力,应该说这就是身边的社会实践课。学校不仅要教学生读书识字,还应该教他们如何爱护环境。 (孙建文)

考勤

我们学校是一所高中,教职工每天早晨6点之前就到校上班。说起来,我们也很无奈。在大会上,校长明确要求谁也不能在7点20分前到校上课;但私下里他每天5点半带头早来,暗地里还让各级部树先评优,晋级晋职、发放奖金都要和考勤排名挂钩,我们不早来能行吗?校长置规范办学行为禁令于不顾,或许也有他的无奈,又是谁制造这一系列的无奈? (佚名)

本栏目投稿信箱:
shayuansen@qlwb.com.cn

亚运早完了,公开账目为何要择时

公共专栏

□赵健雄

与许多城市相比,广州的两会给人的感觉更像两会。今年,当初在抗击非典中因敢于说真话闻名的钟南山代表再次引发媒体与公众关注。他在发言中谈到,“过去几年,广州在治理城市、治水、治空气、商业、城市规划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跨越,但是在改善老百姓的收入这方面没有多少跨越”,除指出执政者的认识等原因外,钟南山说到亚运会,他查资料发现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都很大,“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因此十分担心:“广州去年开支了那么多,民生怎么办啊?”

和钟南山一样,广州中院院长吴树坚也对“亚运花了很多钱,但不知道亚运的钱是怎么花的”提出质疑,并建议有关部门公开亚运账本。

对此,广州市财政局长予以了积极回应:适当的时候会公开亚运账目。

尽管没说清楚什么才是“适当的时候”,总算是一种承诺吧。而此种承诺乃至做法,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很少见到的。纳税人不知道自己交的钱是怎么具体花掉的,这在中国是多年来被默认的现实。一直有人提出质疑,也一直缺少积极回应。而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需要建立在公众的知情权上,有了知情权,才谈得上监督,也方可抑制权力带来的腐败。

仍以亚运会为例,按钟的说法,本来只有“预算20亿”,结果一发而不可收,这个过程中什么是必要的,有没有浪费乃至贪腐,都是百姓关心的问题。就算都用得其所,到底值不值得,也需要由大家来考量。今年初,邻近广东的香港立法会就否决了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

即使有计算方法上的问题,以广州市监察局长杨建武的说法,“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亚运的账目出现了不同的数据”,但近一百倍的差距还是太大了,乃至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个里面,是否也暴露了政府财政支出上的随意性与好大喜功?

更值得注意的无疑是李明华、杨清蒲代表的建议,“广州市人大设立预算审议委员会,吸收有财经背景的专业人士参加,专门对政府预算和各类政府规划进行分析监督”;而麦洁华代表也提出“应该公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的细则”。如果这些提议都能够付诸实施,并且进一步向公众发布相关的信息。那么,多年来有越演越烈之势的政府乱花钱现象是可以得到制止的。

但愿广州这场关于亚运预算与支出的讨论,能为加强人大监督起到促进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也能够紧随其后,让两会开得更民主更透明。

>>众论

非法的解散,合法的呢

四川男子姜林筹资成立了一家民间孤儿院,专门收留在街头流浪乞讨的儿童,2010年年初,孤儿院因为“未经审批不合法”无奈解散。而此前,姜林为组织注册一事找过当地的民政局和教委,双方互相推诿称不在管辖范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姜林之所以有收留儿童的机会,甚至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利用流浪儿童,都是源自政府救助的不力。对不法分子严厉打击,对爱心之举坚决取缔,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自问:违法的打击,非法的解散,可合法的呢?解决流浪儿童的问题,完全可由市场、社会参与,尤其是社会的力量。可因为民间组织管理制度的落后,导致这些爱心力量“无章可循”。民间组织管理的“无章可循”,导致了坏事,也打击了好事。 (王攀)

“冷血微博”的背后是管理松弛

“半夜很可能要起床收尸……这大冷天我暖个被窝也不容易,等我下班在(再)死啊……”这是一则微博上传的内容,22日以来,这则微博广为流传,博主为汕头市一家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目前已被调离岗位、停止处方权。(2月24日《广州日报》)

面对危重病人不去观察、诊治,还在微博中大发牢骚,如此冷血的心态、如此败坏的职业道德,俨然是对“白衣天使”称谓的辱没和亵渎。

进一步看,“我下班你再死”中也显现出医院管理制度的漏洞,面对危重病人时,值班医生睡觉、上网,对病人不管不顾,实在令人质疑这家医院是如何落实相关管理制度的。 (沈峰)

论文买卖应从源头上治理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相关负责人23日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对大量刊载学术论文的期刊进行监测评估,对学术质量差、经营水平低、靠收取版面费生存的期刊予以停办。(2月24日《人民日报》)

论文买卖得以产业化,源于现行的学术、职称评价体系太侧重于论文发表数量。如果这一评价体系得不到纠正,单纯关停这些学术垃圾期刊,依旧无济于事。关了一本期刊,还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一本。形成一个良好风气的学术共同体,是当下最需要的。相关政府部门需要管理和插手的,主要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银玉芝)